

淮阳庙会

张冬梅

每年的二月二，我都会陪着母亲到淮阳赶庙会。

二月二的庙会真热闹啊！一进入县城就能感受到的红尘万丈的热闹。各种满载着人的车子从四面八方开来,从中原大地上一个又一个的自然村落开来,从周边城市里一趟又一趟开来,在进入太昊陵的街道上汇成一股股欢快的、打着旋的奔腾的溪流。

路边的诱惑很多，跟着大人赶会的孩子眼睛粘在早点摊上下不来。那新出锅的冒着热气的包子，仿佛在向路过的行人招着手；那烤得焦碌碌的烧饼圆圆的，一个贴着一个歪着站在烧饼炉上,上面布满密密的芝麻，炉子上煨着豆腐皮和剥了皮的鸡蛋；胡辣汤咕嘟嘟冒着泡泡……啊！每一样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大人们大手一挥慷慨解囊,尽早把小孩子的肚皮打打得饱饱的。再给女孩子买个卡通的气球在手里牵着，给儿子买上一把木制的青龙偃月刀，或者充气的金箍棒。小家伙一路耍得虎虎生风,别提多威风了。

二月的春风鼓荡着杨柳的青枝,好像要偷偷听一听赶会的人们说些什么?天空有时候蓝汪汪的，照得龙湖的水荡漾着一波一波蓝色的水纹，云朵都到哪里去了呢?有时候太阳又失去了踪迹,是

云儿聚起来遮住了吧？有时候春雨一阵又一阵飘落下来把街道打湿，透出春天里的乍暖还寒，可是却挡不住人们奔向太昊陵的脚步。甚至,没有一双脚是迟疑着不知迈向何方的,对呀!从二月二到三月三，每天都有二十多万人来这里上香呢?最多的时候,太昊陵一天接待了八十万万朝圣的人们！

烟波浩渺的龙湖也有记忆吗？今天的湖水与 6500 多年前的是否还一样清澈？微风吹来阵阵清凉，荡起的波纹还记得伏羲氏从阆中走来的时候矫健的步伐吗？湖水中年复一年的红莲、白莲、碧绿的莲叶、清香的莲子都曾供养过伏羲氏吧？冬日白茫茫的芦苇是否曾经被打成草鞋穿在他的脚上，跟随他一步步丈量这方水土，静静地观察蛛网是怎样网住了飞蛾，随手将漫长的葛藤编成渔网捕鱼、捉鸟、狩猎。那曾经是一个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血缘关系混乱，那也是一个人类羞耻心萌芽的时代。是伏羲氏自认为风姓，帮助族人定下姓氏，告诉他们同姓不婚，制定下男婚女嫁的传统，人类从此以父姓为姓氏，进入了父系氏族时代，升起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可是，上古时代的人们，赤手空拳、面对神秘莫测的自然和凶猛的野兽，每天都有那么多、那么多

的十万个为什么？作为三皇之一、五帝之首的伏羲氏，时时注视着天地的变化，日月星空、山川河流在伏羲氏的胸中涌动。启迪伏羲的白色，身边的著草终于有一天让伏羲在画卦台上画出八卦：一画开天分阴阳，推演万物定乾坤。那个曾经混沌的世界为之分明，众生匍匐在他的脚边，向他顶礼膜拜。就像今天的人们，从乡村走来，从城市走来，从万水千山走来，一步步走近他长眠的地方——太昊陵。

我曾欣赏过天津泥人张的作品,形象生动、栩栩如生、颦笑自若、雅趣横生,完全能登高雅艺术之殿堂。只有淮阳的泥泥狗,充满着平原乡间的村野之气,那九头鸟、人猴猴、草帽虎、独角兽、多头怪……荒诞离奇,造型古怪,亦神亦兽,黑色打底,用大红、白、绿、黄、桃红涂圆、画线、点,点,鲜艳质朴,有孔,一吹就响,犹如诉说着远古洪荒的传说。据说有太昊陵就有泥泥狗。泥泥狗是守护寝陵的“灵狗”,整个太昊陵随处可见,这大概是中国最草根的艺术吧？泥泥狗被赶会的人们买回来,孩子们一路“呜、呜”吹着回家去,把人祖爷的祝福带回家。

布老虎也是,红的、黄的,双头的、单头的,侧卧的、直卧的。均浓眉大眼,憨态可掬,据说带回家可以求子。

淮阳庙会既庄严严肃又生机勃勃，既是中原大地上一场浩浩荡荡的全民拜祭，也是本地工农曲艺贸易交流的集中展示。演绎伏羲和女娲兄妹成亲传说的桃花篮，舞者多为老年女性。她们四人一组,一人打竹板,另外三人肩挑龙凤花篮翩跹起舞，是流传于太昊陵庙会的原始巫舞。作为豫剧大省的腹地之地,淮阳的庙会上怎么能没有唱腔慷慨激昂，响遏行云 的豫剧？《陈州放粮》的故事百看不厌,在临时搭起的舞台上,铁面无私的包拯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听众们如痴如醉。

一座太昊陵，一座历史古都，一个充满现代元素的县城。年复一年盛大的庙会，二月二直到三月三。整个县城行走在历史的仪式里，既庄严神秘又热闹沸腾，既古朴雅致又充满现代气息。多少人来这里寻根问祖，溯本求源。试图探访伏羲氏的足迹遗泽，看一看孕育了陈风的故土，听一听风里是否飘过在陈绝粮的孔夫子的琴声，那波光粼粼的龙湖畔曾经有谁在月下起舞，唱着那首《月出皎兮》。宛丘、陈州、淮阳。6500 多年过去了，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替，都没能阻止人们对羲皇的祭拜。这种祭拜，更是一种对远古文明的膜拜和对生命本源的追寻。



种土豆比赛

易非

给父亲浇了盆凉水:“这种种土豆不行,上我那看看我种的土豆吧。”父亲跟着老王来到他们家的菜园,看着那些叶稀杆枯半死不活的土豆苗,怎么也不信老王的土豆比自己种的好。父亲跟老王打了赌:收获的时候,谁种的差谁请客。

农历八月十五前，两家同时挖土豆,父亲种的土豆最大的也只有乒乓球大小,大部分都只有手指头大,气得父亲把土豆秧扔得远远的,嘴里不停地骂着:“我小心伺候了几个月,要水有水要肥有肥,却怎么种出这么个东西来!”老王家的土豆虽然表面上看着不怎么样,土里的土豆却个个大如成人拳头,足足装了两大袋。老王给父亲送了半袋,告诉父亲种土豆和种别的菜不一样,不能给土豆太好的生长条件,一定要让土豆憋着劲长,下面的土豆才能长得大。父

亲若有所悟,赞同地点着头。

由此联想到一个人的成长。大家都觉得人的一生应该是一帆风顺、事事顺心,也常将这几句话作为祝福语相互赠送。但是,太优越的生活环境并不利于成长,像药家鑫杀人、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就是因为当事人在成长过程中被家长溺爱,自视高人一等且从未受过挫折导致的,他们最终自食恶果。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虽然不希望大家天天为了磨练意志而碰得头破血流，但越是环境艰苦,情况复杂,矛盾突出,就越能磨练意志、品质和能力,越能增长才干。所以说,能经历困苦也是一种幸运,希望在成长的路上、在人生的旅途上不断地碰到一些压力和挫折,帮助我们成长。

桃花依旧笑春风

高曙光

阔的水泥路显得拥挤了,自驾出游的车辆只能暂时堵在那里,车上的乘客索性摇下车窗,嗅一嗅花香,瞅一瞅桃花的芳香。

因为桃花,颍河两岸的小村庄失去了往日的宁静,络绎不绝的是游客的车辆。桃树下是游客杂沓的脚印,花丛间是游客的遮阳帽,小径旁是游客的花伞,花枝间露出的是游客的笑脸,桃林里响着游客的笑声……

桃花惊扰了宁静的村落。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想起文中桃源人提醒渔人的“不足为外人道也。”。自然的宁静不想被尘世的喧嚣打破,就做世外桃源。

那么,我们的寻访是在找什么呢?颍河水仍在淙淙流淌,我不是河中的一条鱼，不知道水底下是否也在喧嚣。河面上的鸭群在随波逐流,鸭群两旁的波痕在河面上向后延伸。河堤上的那片桃林像飘在颍河岸

延安颂

刘坤

三山环围延安城，
二水合抱三秦关。
山高地低堪虎踞，
河阔水深可龙盘。
红军长征经此过，
血雨腥风会甘陕。
徐图大计谋发展，
屯田养马建政权。
延安整风凝共识，
实事求是正路线。
英雄跃马战日寇，
壮士开荒染血衫。
光辉著作指方向，

烛照万里旧河山。
多少血泪凝碧紫，
华夏日月换新天。
守业反思创业难，
后生上山祭先贤。
枯草悲风水渐渐，
寂寂无语吊当年。
英魂此去应未远，
且看后人述新篇。
驻村书记强党性，
参加学习志更坚。
继往开来思往事，
延安精神薪火传。

油菜花

李艳春

——
谁持彩练舞河旁？
扮靓沙颍新样妆。
嫁与春风迎盛事，
扬帆远去载浓香。

——
半畦锦绣倚篱开，
双双粉蝶款款来。
一片痴心谁解语，
缠芭戏蕊影徘徊。

打开春天的窗户(外一首)

路雨

率先进来的
是一缕温暖的阳光
它很率直单纯和任性
连声招呼也没打
就调皮地拥抱了我
还亲了我
像我的爱人
温柔体贴并不娇蛮

和它一起进来的
还有湿润清新的空气
雨后的那种清新
夹杂着一股奶味的甜香
好诱人哦
请原谅我的自私
我真想张大嘴巴
把整个世界吸入肺腑
据为己有

春天

风迷乱

蝶飞舞
成群成群的鸟
梳理好光亮的羽毛
张开丰满的翅膀
年复一年
驮着装满阳光的行囊
从南方
从南方的南方
向北方
向北方的北方
迁徙
怀揣着激情与梦想
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
并在那里安顿一个家
开始生儿育女

它们飞到那里
那里的雪就开始融化
它们飞到那里
那里的花就相继开放
它们飞到那里
那里就是一个童话世界
它们飞到那里
那里就营造出了欢乐和幸福
历尽艰辛
不服水土的它们
克服了各种语言障碍
开始忙忙碌碌
寻觅一粒粒最新鲜的词语
在温暖的阳光下
喂养
蹲满枝头的雏鸟

诗韵邓城

戚富岗

去邓城寻找龙的传说

我去过邓城
去那里探寻龙的传说
聆听龙的声音
我惊叹每一个邓城人
都能把一个真龙的故事
讲述得完完整整

我见过大沙河
它波光粼粼,蜿蜒向前
时隔千年仍保存着刘秀的梦
真龙曾无数次与它相逢
它崇敬龙、感谢龙
在心里永远记挂着龙

我拜访过真龙寺
它庄严、圣洁、肃穆
伴着袅袅香火的诵经声
让我顿然了悟
大沙河就是真龙
真龙寺就是真龙
为刘秀托梦的是真龙
与刘秀对话的是真龙
只要心中有龙
你的眼前就是龙

邓城集贤书院

漂泊里有您的搀扶
苦难里有您的牵手
生命里有您,我不再寂寞
一份份关爱
像您的皱纹,嵌在我心底
一句句教诲

他有一颗博大的心
还有茂盛的叶子,鸟的爱情
穿过岁月,依旧安详和淡定
耕作、征伐、两晋更迭、唐兴宋亡
都是他目光里的历史
和他的头顶洁白的云朵自由的风
他固了一个不渝的誓约
和一个美丽的传说紧紧相拥
树,已越千年
传说,亦已越千年
在那个已越千年的传说里
刘秀饰演了主角,在树前
仓促的脚踏出一片不灭的记忆
然后,真诚的白果树
质朴的白果树、痴情的白果树
用根系汲取泥土的深邃
用年轮放大岁月的厚重
用苍劲的枝条把那个风里的故事
延伸再延伸,拉长再拉长

刘庆邦讲学暨签名赠书活动在周师举行

本报讯(记者 窦娜 通讯员 任动)4月6日上午,著名作家刘庆邦讲学暨签名赠书活动在周口师范学院举行,400余名文学爱好者参加签名赠书活动。

刘庆邦是周口作家群的领军人物，被称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王，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等外国文字，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艺术节银熊奖。

活动现场，刘庆邦以《在哪里写作》为题做报告，并从自身的创造实践和文学理论两方面谈到小说创作的根本性因素。刘庆邦朴素平实、深入浅出的演讲使在场的文学爱好者受益匪浅，现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讲座结束后，刘庆邦向大家免费赠送了亲笔签名的中篇小说集《神木》和散文集《月光记》。

据介绍，本次活动由周口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周口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主办，是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开展的“周口作家大讲堂”活动的第一讲。从今年开始，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将持续开展“周口作家大讲堂”活动，并将之常态化,计划每年邀请4至5名周口作家，来文学院讲学，与文学院师生面对面交流,激发老师们的研究热情和同学们的写作激情。

文艺动态